安全理事会

S/1998/944
13 October 1998
CHINESE

1998年10月12日

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8年10月7日安哥拉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备供所有成员国参考。

常驻代表

大使

阿丰索·万-杜内姆·“姆宾达” (签名)

附 件

1998年10月7日

安哥拉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信

我很高兴收到你 1998 年 9 月 18 日的信,你在信上谈到同执行《卢萨卡议定书》一段时间所面临的困难有关的各个方面。

我了解你所关注的事情,我认识到联合国一直在作出努力,以期协助为安哥拉冲突谋求明确的解决办法。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协同安哥拉政府或分别平行作出的重建安哥拉和平的努力并未产生任何重大成果,尽管 1989 年在 Gbadolite 作出尝试,以及通过 1991 年的《比塞塞协定》和目前通过 1994 年《卢萨卡议定书》作出了各种努力。

为了无损于联合国应在任何相同情况下所起的公正作用,我们认为,显然应当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本组织才能够认识到,就安哥拉和平进程连续几次失败而言,应该唯若纳斯·萨文比先生是问。

我深信你将会了解,经过差不多十年之久,安哥拉政府一直在全力寻求解决内部冲突,并且显示充分的灵活性和容忍态度,但却没有得到安盟的相应回应,所以必须对这个国家目前的局势作出负责任的深入分析。这种分析将使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至少可以容许行使萨文比先生试图蓄意阻挠的行政权。

有必要向你提供自 1992 年以来安哥拉境内所发生事件的简要年表,以便你在评估安哥拉和平进程时作出符合安哥拉人民意愿的结论。

1992 年,萨文比先生身为安盟主席并没有将其所有部队解除武装或将之遣散,这同政府部队所采取行动正好相反,因为如果他在选举中落选,他仍想重燃战火,以期利用民族武装部队在改组时处于脆弱状态而武力夺权,事实上这业已发生。

我要强调在 1992 年选举之后,安盟重启战端之所以有可能,完全是因为萨文比先

生欺骗政府、第二期联安核查团和观察员国家,将 20 000 人配备重武器和装备。这一事实已经由安哥拉政府在一封给你的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信中适时加以谴责。不幸的是,尽管如此,已不可能采取行动,无法避免随后发生的悲剧。

安哥拉政府迫于情势,自行采取措施改组其军队,而于 1994 年 10 月在该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击败了主要的安盟军队。

安盟只剩下北部地区极少数部队,这些部队也在同年 11 月被击败。

当时,政府并未继续进行军事攻击,因为它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和美国政府的请求,他们要求指定一个地点,让萨文比先生及其已疏散的军事和政治总部能够重新安置,希望这样可以使《卢萨卡议定书》的签署成为可能。

由于这一人道主义姿态,安盟重新安置于拜伦多和安杜洛,这是政府基于上述目的指定的地区。

虽然保证这一行动有利于《卢萨卡议定书》的签署,事实上,萨文比先生根本没有出席签署仪式。

我请求你根据这一事实作出相关的结论,以便更好地了解萨文比先生的行为和态度的本质,我们深信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继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和美国政府对安哥拉当局施压之后,安哥拉政府一方面接受了由若纳斯·萨文比先生出任共和国副总统职位的要求,另一方面接受了共和国总统在安哥拉境外会见安盟领袖,理由据称是该国国内不安全。

将上述副总统职位给他时,若纳斯·萨文比先生在加蓬总统面前假意接受,然后又公开拒绝。

安哥拉共和国总统与萨文比先生举行了四次会谈,他所作的一切承诺确实没有受到尊重。

我想提醒你,萨文比先生在执行《卢萨卡议定书》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态度暧昧,除此安盟也没有主动采取什么步骤。

这些方面本身都足够令人怀疑萨文比先生在缔结《卢萨卡议定书》方面没有显

示任何良好用心。

为此,安哥拉政府至少认为,安盟在 1996 年期间将农村地区强征的无辜平民派到部队营区,并隐瞒其部队真正人数及直到 1994 年战争还在使用的武器,再次欺骗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是不足为奇的。

与我已描述的 1992 年事件相似,1994 年安哥拉政府要求联合国和各观察国注意安盟没有真正解除武装,也没有实行非军事化。

为此,1997 年 6 月,第三期联安核查团正准备宣布彻底解除安盟武装,并执行《卢萨卡议定书》各条款时,政府军出击安盟在该国东北部的部队,以期证明安盟还继续实行军事化和备有重武装,并向联合国及和平进程三方观察员举证。

第三期联安核查团面对明确的举证别无他法,只好另订日期解除武装和遣散列为过剩人员的安盟部队。

尽管在已证实安盟依然明显违反《卢萨卡议定书》完整保留其军队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第 1075(1996)、1087 和 1098(1997)号决议还建议组建团结与民族和解政及由安盟代表参加议会。

我应强调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措施一方面违反《卢萨卡议定书》的实际安排,另一方面让武装党派进入安哥拉政治制度,制造了不寻常情况,明显违反宪法。

我想你会记得萨文比先生没有履行向你作出的承诺,按照这些承诺,他应在建立团结与民族和解政府(团结政府)和安盟议员宣誓就职之后解除部队武装和将其遣散。

如你所知,作出这项假承诺的后果是萨文比先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加速重新武装和训练更多的士兵,以增强他的实力至目前的 30 000 人。

我希望你注意到,萨文比先生出于上述动机,一旦感到有能力对抗政府军,就会坚持他在执行《卢萨卡议定书》方面的蓄意阻扰立场,并为了明确表明其观点,发动了一场战役,以期使用武力分阶段夺取政权。

萨文比先生选择 1998 年 5 月开始他的战役不是出于偶然,因为现阶段联合国安

哥拉观察团(联安观察团)已将其工作人员从 7 000 人减到 1 200 人,而且这些人也在撤离中。

在 1998 年 5 月这个月中,国家行政权扩展到国家全境的进程应该已告结束。然而却毫无显著进展,这要归咎萨文比先生指示下的安盟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不仅打断了这个进程,反而让安盟军队部队重新占领已处于国家行政管辖的地区。

从我刚刚说过的事件看来,我深信,你已具备分析的条件,让你可以理解和认同安哥拉政府坚持至今的立场。因为,我不相信,联合国能够面对萨文比先生个人野心所造成的国民政治生活大混乱而无动于衷和不予追究;他的野心阻碍了国家机关进行法定的活动。

为让你知道安哥拉当前政治范畴内的自相矛盾的情况,我要提请你注意,萨文比先生及其组织已加入团结与民族和解政府(团结政府),但同时却又一反常理,进行反对他们所参与的同一个政府的武装战斗。

显然,这个此刻为非洲所独有且显然受到容忍的局势给非洲大陆作出了一个严重的坏榜样,同时也使联合国致力解决冲突的作用失去了威信和令人感到迷惑。

我提出这种情况的一个实例供你考虑。这个实例是,人们不大理解,在当前的环境下,联合国和三名观察员究竟是在给哪些方面进行调解;是给团结政府和也是同一政府一分子的安盟进行调解,还是给安盟和签署了《卢萨卡议定书》但因团结政府于 1997 年 4 月成立而被取代的人运政府进行调解。

我认为,考虑到我迄今向你提出的所有解释,你只能与安哥拉政府达到同样的结论,就是,必须澄清安哥拉的政治局势。

政府必须得知安盟的支助者是谁,以便能够依靠他们在这一片混乱当中带来和平和重建国家。在这方面,安盟革新委员会的出现是个极为积极的因素。

此刻,我们正在同安盟革新委员会会谈,力求在《卢萨卡议定书》的构架内找到能够让我们重建和平与巩固民主的解决办法。

我们相信,这个委员会将受到所有真诚的支助者包括联合国和国际委员会的鼓

舞,同政府维持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这是明确解决安哥拉冲突的唯一机会和唯一途径。

我希望你理解到,自 1991 年签署《比塞塞协定》以来,世界社会的各方人物都没有遗忘安哥拉的民间社会,多次同萨文比先生接触,目的是要劝服他采取符合安哥拉人民和平愿望的态度。

从这些接触中遗留下来的是永不兑现的空洞诺言,而萨文比先生却借此机会制造虚假的期望和阻延安哥拉和平进程的完成。

我们不相信,经过所有这些机会之后,现在还有别的新的机会会突然之间改变萨文比先生的好战立场。

秘书长先生,我要强调指出,政府确信,萨文比先生重新整编和装备其军队并不是要来接受一个他公开宣布竭力强调他理解为投降的和平。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建议你不要再坚持给萨文比先生更多机会的想法,因为这与我已提到的政府明确、公正的立场抵触。

我希望你会出力促进安哥拉共和国合法的民选政府的重建和平与宪政秩序的行动,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安哥拉共和国总统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签名)